

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叙事对比研究

——以《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为例

覃显芬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4年2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4年4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4年4月28日

摘要

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是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探索, 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理想社会的美好面, 反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实现后的黑暗面。《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作为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分析两部作品的叙事特点可以窥探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特点。本文从想象的运用、时空构建、人物塑造的角度分析二者叙事上的异同, 进一步讨论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在叙事方法上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乌托邦文学, 反乌托邦文学, 《乌托邦》, 《美丽新世界》, 叙事分析

Comparative Study of Utopian and Dystopian Literature Narrative

—Taking *Utopia* and *Brave New World* as Examples

Xianfen 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Feb. 29th, 2024; accepted: Apr. 17th, 2024; published: Apr. 28th, 2024

Abstract

Both utopia literature and dystopian literature reflect the exploration of ideal society. Utopian literature usually describes a beautiful blueprint of a great society, while dystopian literature describes the bad side of utopian society if it comes true. *Utopia* and *Brave New World*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utopian literature and dystopia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works offers an insight into the narration features of utopia literature and dystopia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narration fea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use of imagi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characters. Then,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ystopian literature compared with utopian narration.

Keywords

Utopia Literature, Dystopia Literature, *Utopia*, *Brave New World*, Narrative Analysi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乌托邦”表示“空想的不存在的国家”，也有“理想中的美好家园”之意[1]。乌托邦文学侧重描绘美好的社会蓝图和理想的国家方案[2]，代表作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则与“乌托邦”相反相成。反乌托邦是“忧虑一个不美好的未来世界”[3]，包含着对乌托邦社会的质疑与思考，也包含着对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反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探究乌托邦社会实现后的社会状况，其代表作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自《乌托邦》问世，乌托邦的内涵、艺术价值、学术意义历来受学者们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出發，审视人类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探索理想的社会模式，如 Nozick [4]、孟二东[5]、马元昇[6]等。近年来，出版的近百种研究乌托邦文学的作品说明了人们意识到乌托邦不仅具有社会和政治价值，也有助于对人性和未来社会进行思考[7]。

本文从叙事学视角，以《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为例，对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特点进行详细探讨，从想象建构、时空建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展开对比分析，进一步探讨乌托邦叙事与反乌托邦叙事的关系。

2. 乌托邦叙事：《乌托邦》美丽的梦想

《乌托邦》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抨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谴责圈地运动对农民的剥削，批判当时社会。第二部分主要展现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本节拟从叙事结构、叙事手法、时空建构、现实与虚构的对比等方面分析《乌托邦》的叙事特征。

2.1. 模式化叙事结构

早期乌托邦文学创作不够成熟，创作技巧、表现手法等不够丰富，而《乌托邦》的问世创造性地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类，奠定了乌托邦小说的写作范式。

《乌托邦》整体故事情节相对简单，采用对话体的叙述方式。拉斐尔·希斯拉德是叙述者，在一次海外航行中，来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岛。这个小岛的地理位置与世隔绝，社会秩序、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也全然不同于当时的社会，犹如世外桃源。拉斐尔·希斯拉德负责讲述在小岛上的所见所闻，莫尔负责转述。

姚建斌考察了 16 世纪至 19 世纪的英国乌托邦小说，发现传统乌托邦文学一般都有特定的叙事模式，

姚总结了 8 种常见的模式，如：由探险或航行开启故事线，主人公发现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里的生活全然不同于外部社会，人们生活优渥、民风淳朴、财产公有、人人平等[8]。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乌托邦》中找到，可以说，《乌托邦》开创了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叙事模式。

2.2. “诗意”的叙事手法

乌托邦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小到城市街道、居民面貌、生活风貌，大到法律规范、学术研究、婚姻制度、卫生健康等，莫尔无一不进行了细致描绘，比如，岛上拥有美观的建筑，街道整齐干净，房屋“排成长条，栉比相连”，每家每户“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人们用心打理家中花园，在园中种植各种花果树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9]。莫尔用优美的文字、丰富而精致的细节勾勒出小岛的生活画像：城市街道规划合理，布局井然有序，人人种花除草，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以达到激发读者对岛上生活的向往。

2.3. 时空建构

时空观念是乌托邦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通过时空的建构来体现人类试图在时间上逃逸“当今”，或追忆往昔，或期望未来[10]。

时空观念指时间空间和地理空间。首先，乌托邦小说的时间空间基本都指向未来，因为乌托邦小说主要描绘一个美好、富足、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这在历史和现世中不存在，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乌托邦》第一部分抨击了亨利八世的黑暗统治，人们饱受压迫，体现了对“当今”的逃避；第二部分展示了一个完美却不现实的社会，体现了对“未来”的向往。《乌托邦》中的时间建构反映了莫尔对当下社会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其次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大多是一个不为人知、与世隔绝之地，几乎没有受到现世文明的浸染。但实际上，这种地方是渺不可及的，这样的社会是遥远的理想，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根据《乌托邦》描述，故事发生在一座独立封闭的无名小岛上，小岛呈半弧形，共有三层空间：小岛的中心和外部都是海域，人们居住在两处海域的中间地带。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防御性，三层空间的设计又确保岛民拥有安居乐业的生存条件与生活环境[11]。

2.4. 现实与虚构

《乌托邦》第一部分讲述亨利八世统治的社会现状，强调圈地运动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指出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在私有制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自私自利的价值观，这给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不好影响。摆脱这种社会秩序的束缚的关键在于彻底废除私有制。

莫尔花费较大篇幅披露社会现实，目的是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理想社会。虽是虚构的社会，但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以现实为基础，表达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他对乌托邦社会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他认为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并非美好社会的唯一标准，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法律公平的和谐有序同样重要，确保各个要素占比合理，社会才能更好地社会发展。可见，莫尔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畅想并非异想天开式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之上，取其优，去其劣，从方方面面面对乌托邦社会进行整体性建构。

3. 反乌托邦叙事：《美丽新世界》黑暗的梦魇

反乌托邦小说则从美好的对立面出发，表达对乌托邦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在《美丽新世界》中，“反叛-毁灭”是全文的主线，作者采用“反诗意”的手法来表现社会的黑暗与压抑。此外，人性与反人性的矛盾冲突、现实与虚构的对比也构成了《美丽新世界》的反乌托邦叙事。

3.1. “反叛 - 毁灭”叙事结构

反乌托邦小说一般的叙事结构是：封闭稳定的社会秩序受到质疑和挑战，但反抗会遭到统治者镇压，于是社会秩序再度弥合，进化为一个更加封闭稳定的社会[12]。主人公的行为路线呈现出“反叛 - 毁灭”的模式。

小说开头一般不会制造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先描述乌托邦社会实现后的环境。《美丽新世界》前六章介绍新世界的生活：科技高度发达，人们衣食无忧，没有生老病死的忧虑。一切看似完美，人们所渴望的物质需求都得以实现，但这样的社会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主人公约翰，即反叛者，从野蛮区来到新世界，从初来乍到的新奇兴奋到后来的疑惑不解，最后出于人性的欲望和情感选择反抗。小说情节整体依照着“反抗意识觉醒 - 初步反抗 - 正面对抗 - 行动失败 - 走向毁灭”的路线推进。在“反叛 - 毁灭”叙事模式中，主人公的反叛意识觉醒后，开始策划反抗行动。由于敌对势力过于强大，反叛者在开始阶段通常避免正面对抗，尝试壮大反叛队伍，随后进行正面对抗。但是，反叛行动很快会被统治者发现。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反叛者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战胜统治者，在敌对力量的打击下，反叛者身心俱疲，勇气丧失，梦想破灭，这标志着反抗行动的失败。约翰在反抗无果后，极力想要逃脱新世界，但却被人发现，最后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3.2. “反诗意”的叙事手法

诗意，即一种给人以诗的美感和意境的抒情表达手法，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乌托邦社会充满诗意，反乌托邦文学作为乌托邦文学的反向书写，反诗意描写是其批驳和颠覆乌托邦社会的有力工具。

环境、人物、情节是小说三要素。在《美丽新世界》中，这三个要素的呈现都采用了反诗意的手法，打破人们的美好幻想，呈现出死气沉沉的一面。首先，关于环境的描写：家是一间间狭小的房间，“没有空气，没有空间”，“房间里住着一个苦闷的男人、一个时不时就会生孩子的女人、一群吵吵闹闹的不同年龄男孩和女孩”[13]。这样的家，充斥着嘈杂、躁动、躁动，令人感到沉闷压抑。让读者不禁好奇，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新世界，为何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其次，小说中刻画的人物麻木不仁，空有躯体，没有灵魂，“独裁者用镇静剂平息激动的人群，用兴奋剂去唤醒麻木不仁的人民的人民的热情，用迷幻剂让可怜的人不去想自己的悲剧……”[13]，人们受到统治者精神控制却不自知，过着乏味的生活，没有思想情感，生活毫无诗意。虽然小说中安排了一位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勇敢地挑战新世界的秩序，仿佛黑暗中有一丝曙光，让人不禁期待他能够成功、带来光明。然而主人公的反抗行动以失败告终，小说中的人物回到既定的乏味生活，读者的期待落空，对美好的幻想破灭。

3.3. 人性与反人性的矛盾冲突

反叛者拥有传统社会的记忆，虽然传统社会并不完美，但却拥有自由。梦寐以求的乌托邦社会实现后，人们虽享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条件，精神生活却相当单调，没有正常人类的情感、理性和智慧，没有自由，不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一切正是国家统治者出于私利对居民做出反人性的规训，而反叛者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进行反叛。从根本上来说，反乌托邦小说中“反叛 - 毁灭”之叙事模式的深层原因是人性和反人性的矛盾对立。

从故事情节结构而言，《美丽新世界》的故事始于主人公对人性的渴望，终于主人公人性被掠夺。故事的发展脉络体现了作者的态度，即人性和乌托邦社会无法融合，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一旦实现，势必会对人性造成毁灭性打击。

3.4. 现实与虚构

同《乌托邦》一样，《美丽新世界》也将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进行对比，以此表现主题。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个性是一个令统治者担忧的问题。有思想、有个性，意味着人们具有反抗统治者压迫剥削和独裁专制的能力。对统治者而言，他们希望永远充当统治者的角色，享有尊贵地位，因此他们要将人们的思考能力和个性扼杀在摇篮里。《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使用的手段是改变人类基因，由机器设定胚胎的等级，不存在亲情、友情、爱情，相应的各种矛盾也就不复存在，统治者就能后顾无忧地坐在权利金字塔顶尖。

4. 理想与现实的双重镜像：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叙事的对比分析

通过详细分析《乌托邦》与《美丽新世界》，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两种叙事如何各自通过不同的路径探讨人类社会、理想、恐惧以及未来。尽管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在叙事上呈现出明显的对比，它们实际上源于相同的文学根基和社会关切。

4.1. 叙事的基础

首先，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是通过广泛的想象力来探索不同的社会构想。这种想象不仅突破了现实世界的限制，也提供了一个无界的平台，允许作者自由地表达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都是想象的产物，但并非所有文学作品对想象的依赖程度都一致。现实主义小说侧重刻画环境和人物，自然主义小说侧重还原真实社会生活场景，哥特小说侧重营造恐怖惊悚的哥特式氛围，而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主要以想象来构建一个与现世社会相背离的社会，以表达人们对现世生活的反思和质疑。

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对想象的运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建构一个与现世社会不同的、美好和谐的未来社会，即“乌托邦”社会，这是常规途径；二是建构一个压抑黑暗的社会，放大现世社会的阴暗面，即“反乌托邦”社会，这是非常规途径[14]。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存在贫穷、犯罪和不平等的理想社会。他通过详细描述乌托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反映了他对当时英格兰社会不公和不平等的深刻批判。通过这种虚构的理想国，莫尔不仅展现了他的社会理想，也提出了一种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寓言。相反地，《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通过描绘一个看似完美但本质上腐朽和压抑的未来社会，探讨了科技进步和人类控制欲望可能带来的后果。他通过细致的叙述，展示了一个高度发达但完全丧失人性的社会形态，从而发出对过度工业化和个人自由丧失的警示。

无论小说中描绘的社会出自何种途径，都与现实社会相差甚远，这是为了批判和质疑现世社会，激发人们建设未来的决心，警醒世人审视现实生活的缺陷或弊病。

其次，在叙事背景上，两者都选择了未来的社会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这种未来设定使得叙事不受当时社会现实的限制，更自由地探索和展示理想或恶梦般的社会[15]。通过在未来设定他们的故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作者们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这个开放的叙事空间来探讨深刻的社会、政治和人文问题。这种设定不仅使得叙事更具有普遍性和时代超越性，而且强化了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反思和批评工具的作用。未来的叙事背景允许作者以一种超越传统文学形式的方式，探讨哲学、伦理和道德问题。在乌托邦中，我们面对的是理想社会的构想和人类最高愿望的体现；而在反乌托邦中，我们则面临着人类失败、社会崩溃以及道德沦丧的警告。这两种极端的设定促使读者深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社会的正义，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中保持人性和道德原则。通过未来的设定，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核心信息：未来虽未知，但并非不可改变。它们向读者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动，以及我们的价值观，都将决定我们的未来会是一个乌托邦还是一个反乌托邦。

4.2. 叙事的差异

尽管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共有相似的起点，它们在描绘的社会构想、人物形象及其所蕴含的意义上展现出明显的差异。

在乌托邦文学中，理想化的社会常常被描绘成没有犯罪、没有贫穷、人人平等的世界。《乌托邦》中，莫尔详细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工作时间的缩短、财产的公有、以及对教育和福利的重视。这种理想化的社会展示了一个对当时社会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莫尔的描绘中，乌托邦不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理想，更是一种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深刻反思。乌托邦文学通过这种理想化的叙述，向读者提供了一种思考和评价现实社会的新视角。

与此相对，反乌托邦文学如《美丽新世界》中，虽然表面上描绘的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但其实质是对人的本性、自由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刻批判。赫胥黎通过详细描绘高度控制下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以及个人意志的丧失，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可能带来的精神空虚和人性丧失。在反乌托邦叙事中，作者不仅展现了一个警示性的未来图景，更是在探讨什么构成了人类的真正幸福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叙事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乌托邦》中，人物多作为理想社会构建的一部分，他们往往缺乏深刻的个人特征，更多地被用来展示和推广乌托邦理想。而《美丽新世界》中的人物则更加复杂和立体，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欲望、恐惧和冲突，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反映了更深层的人性探索和社会批判。

《乌托邦》中的人物非常之少。乌托邦岛国中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是国王“乌托普”，其余人物统称为“乌托邦人”。即便作为唯一有身份地位的人物，“乌托普”在文中出现的次数也是极少，关于他的性格更是缺少详细描写。至高无上的国王，却无血无肉，更像是莫尔笔下的傀儡，乌托邦社会就像一个静态空间模型，这里的人们仅有躯壳，没有灵魂和内涵。“乌托普”与“乌托邦人”，像是个体与集体的存在，莫尔创造它们只是出于乌托邦的设计和规划。

《美丽新世纪》的人物形象则比《乌托邦》更丰富一些，赫胥黎塑造了两个对立的角色——琳姐和约翰。琳姐经历从世界国到野蛮世界的变动。世界国宣扬“性爱自由”，人们可以尽情纵欲，无需发展爱情，这让她与野蛮世界格格不入，受到野蛮社会的强烈唾弃。约翰从野蛮世界来到世界国。虽然约翰的父母都是世界国居民，但约翰从小就生活在野蛮世界，接受古老文明、宗教和习俗的教化，拥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初到世界国，约翰把主任叫做“爸爸”，这在亲情观念淡薄的世界国居民眼中很可笑。他爱上列宁娜，他认为爱情需要付出和忠贞，因此他想送一头狮子给列宁娜以期赢得交往权利。然而，列宁娜认为爱情不需以礼示爱，只需立刻投入性爱即可。这让约翰受到深深地冲击，他的信念逐渐崩塌，精神世界也随之被摧毁。

相较之下，《乌托邦》中人物的缺席导致了叙事的僵化，而《美丽新世界》增加了对人物的着墨，丰富了故事的情节变化。

在完成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叙事的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两种叙事在描绘的社会、人物形象以及所传达的信息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源自于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展现一个理想化的未来还是揭示一个警示性的反面教材，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在试图通过极端化的社会模型，引导读者对当前社会的反思和未来可能走向的思考。通过这种文学探索，作者们不仅提供了对理想社会的不同视角，也促进了对个人、社会和未来的广泛讨论。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成果，也是社会哲学思考的载体，它们通过虚构的叙述让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反思。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得以探索人类社会可能的极致形态，并思考如何导航未来，以避免反乌托邦的悲剧，同时追求更接近乌托邦的理想。

5. 结语

在我们的探索中，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展现了对理想社会的复杂看法：一个追求完美，另一个揭示潜在的恐怖。虽然乌托邦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丽新世界”，但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思考和探索更好社会结构的框架。通过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叙述，文学不仅展开了对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未来世界的想象，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永恒追求与逃避。

反乌托邦文学虽根植于乌托邦的理想，却走向了一条反向发展的道路，展示了当理想过度扭曲时可能出现的黑暗结果。这不仅是对乌托邦理想的逆反，更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深刻批判。两种文学形态虽然在表达上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共同反映了对人类当前处境的思考和对未来可能路径的探索。

在叙事艺术的实践中，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高度依赖于想象，将故事设定在未来，以此来构建与现实社会有着显著差异的虚拟世界。他们利用这些虚构的世界作为一种镜像，反射出当时社会的缺陷和未来潜在的风险。然而，这两种文学在构建的社会类型、人物塑造以及主题表达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乌托邦文学通常描绘一个理想化的、和谐的社会，而人物多作为理想的载体，缺乏个性；反之，反乌托邦文学描绘了一个充满冲突和不幸的社会，人物形象更加复杂，反映了深层的人性和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展现了文学对现实生活深刻思考的两面镜像，它们不仅描绘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未来可能走向的担忧和警示。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文学探索的结果，也是我们对理想社会和现实社会界限的不断追问和反思。它们促使我们审视现实世界的不足，激发对更美好未来的想象与追求。通过这种双向的文学镜像，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面对未来时的无限可能与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 [1] 孙景鹏. 论格非小说的乌托邦叙事[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 [2] 郑永旺. 点亮洞穴的微光: 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 2020: 16.
- [3] 江晓原. 从《雪国列车》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J]. 读书, 2014(7): 105-115.
- [4] Nozick, R. (1999)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4.
- [5] 孟二冬.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41-50.
- [6] 马元昇. 英国反乌托邦小说的空间建构[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0.
- [7] 姚建斌. 乌托邦小说: 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105-114.
- [8] 姚建斌. 乌托邦文学论纲[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4(2): 57-66.
- [9] 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M]. 戴镗龄,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53-59.
- [10] 吕超. 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J]. 北方论丛, 2013(1): 40-43.
- [11] 杨晓雅. 再论乌托邦叙事——重读《乌托邦》与《鲁滨孙漂流记》[J].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16(2): 30-37.
- [12] 杨天仪. 典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叙事模式——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例[J]. 青年文学家, 2018(12): 96-97+99.
- [13] 奥尔德斯·赫胥黎. 美丽新世界[M]. 陈超,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33-206.
- [14] 和丽霞. 双面新世界: 论《美丽新世界》中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张力[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
- [15] 王珊珊. 《乌托邦》与《美丽新世界》: 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之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9.